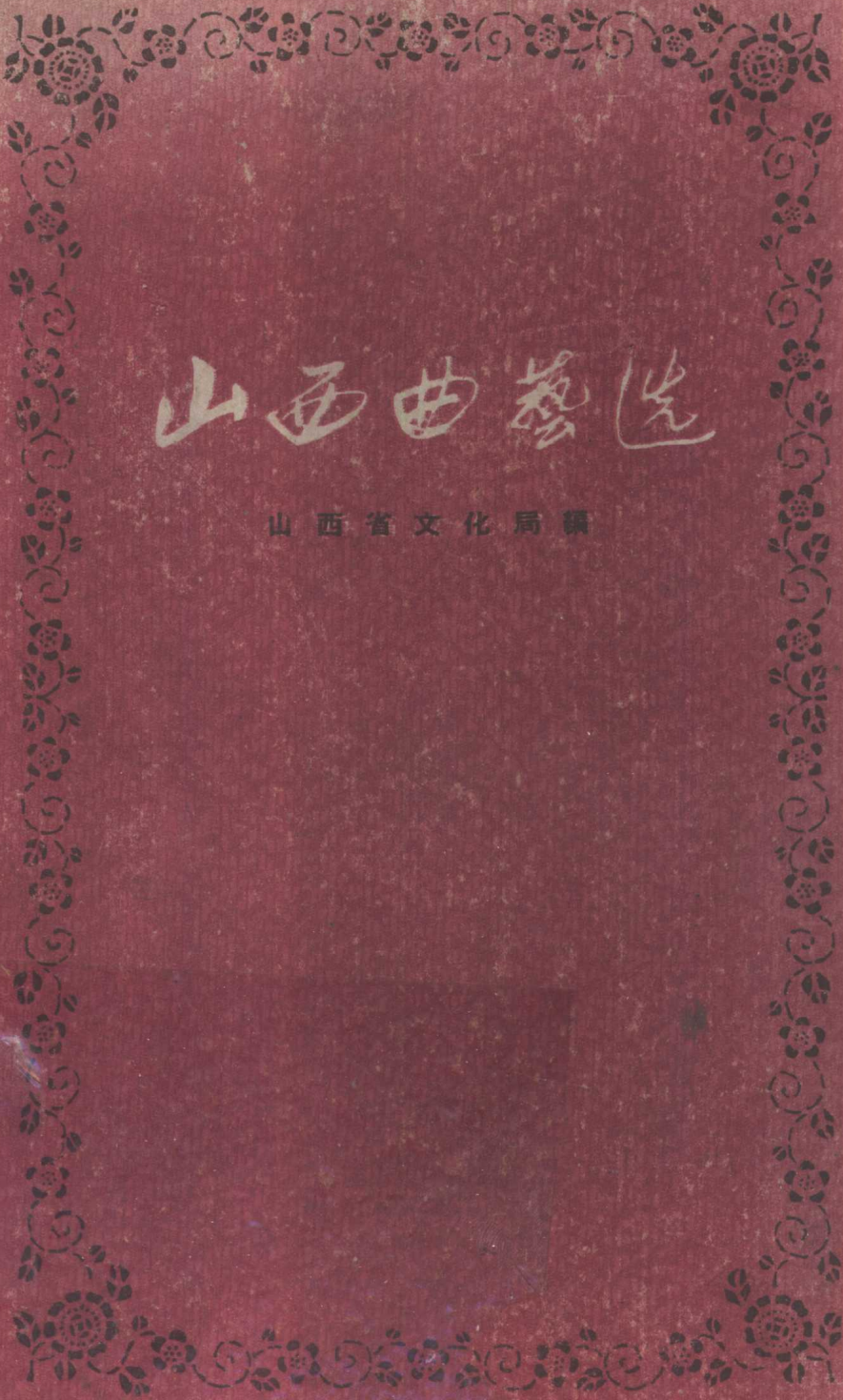




山西曲藝選

山西省文化局編

山西曲藝選

山西省文化局編



山西曲艺选

山西省文化局 編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晉出字第2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太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 $10\frac{5}{8}$ 印張 • 230,000字

一九六〇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統一书号: 10088.389

定 价: (精)1.90元

編 选 說 明

我省地方曲艺历史悠久，約有二十余种形式，經過若干年来多少曲艺艺术家的千錘百炼，創造了优美的艺术形式，丰富的节目內容。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各个老根据地的大批曲艺艺人，参加了抗战、生产、劳武結合的宣传活動，創作了不少新的节目，并整理了一些传统段子。全国解放以后，党更进一步加强了对曲艺工作的领导，培养了大批人材，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曲艺作品，使曲艺艺术走上了新的繁荣时代。

为了检閱我省十年来曲艺創作的成就，推广优秀曲艺作品，以更好地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創作运动，并进一步提高質量，我們特从这些大批涌现出来的曲艺作品中，选择了一部分較好的，編成了这部曲艺选。

这些曲艺作品絕大多数是出自业余作者之手，它們的最大特色，是內容都紧密地配合了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及中心工作，都曾深入在厂矿、农村和連队中进行过演唱宣传，大大地鼓舞了工农兵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生产战斗热情，起到了文艺宣传战线上的輕騎兵的作用。

在編选中 承我省各报刊、山西人民出版社及各有关单位大力协助，特在此一并致謝。由于我們水平所限，手头材料不

全，难免会漏掉一些好的作品，在編輯工作上也可能存在若干缺点，敬希批評指正，以便改进今后的編选工作。

山西省文化局

1959.12.

目 录

跃进渠上認女婿 (鼓詞)	桂 株 (1)
夜战老虎岭 (唱詞)	孙斌安 (8)
张老汉过河赶青年 (唱詞)	中 一 (18)
永不残废的人 (山东快书)	河曲业余紅旗歌舞团 (27)
张大爷的心思 (山东快书)	馬繼武 (36)
漳沱河大战 (評书)	楊茂林 (41)
总路綫是冲天鑑 (快板)	李希文 (50)
萧何台下追韓信 (相声)	安 靜 李 鵬 (53)

解疙瘩 (晋中蓮花落)	張有洛 (60)
愿在人間不在天 (晋南道情)	英 俊 塞 梅 (70)
千里姻緣一綫牵 (鼓詞)	林 渲 (73)
喜气滿堂 (山东快书)	張有洛 (83)
鬧水 (山东快书)	張有洛 (91)
步步登高 (快板)	郭聚法 栗乃义 (101)
問 路 (相声戏)	梁景堯 (109)
五福臨門 (相声)	刘 厄 牛 申 (112)

谷子好 (快板)	赵树理 (120)
該听誰的話? (快板)	潘天祥 (123)

韓梅梅 (鼓詞) 行 峰 (127)

为民除害 (鼓詞) 馬俠銘 (144)

玉环打狼 (鼓詞) 李潤义 (160)

放羊女婿 (唱詞) 李济胜 (168)

飼养員之家 (唱詞) 王易风 (180)

服务員 (快书) 師鐸世 (188)

摔“土地” (书帽) 樊承文 (196)

夜送攻心彈 (鼓詞) 刘炳荅 (199)

夜探金門島 (山东快书) 大 江 (212)

智取三仙鎮 (山东快书) 曹士达 馬繼武 (225)

夜 袭 (鼓詞) 草 原 (239)

两块砖头 (鼓詞) 吳 昊 (249)

老七赶車 (鼓詞) 王长法 (256)

一滴墨水 (山东快书) 常志年 (262)

一年长四岁 (山东快书) 張有洛 (268)

三請救济 (相声) 郭仲夏 戴树滋 (271)

都怨我 (相声) 張金生 (283)

一扫光 (相声) 郭振兴 (289)

劳动鍛炼 (相声) 郭仲夏 (298)

断金錢 (潞安鼓书) 史修德口述 草 令整理 (311)

拙老婆 (潞安鼓书) 郭仁德口述 草 令整理 (315)

武松打虎 (襄垣鼓书) 董財元 (319)

武松大鬧石家庄 (評书) 狄来珍口述 田 丁整理 (326)

躍進渠上認女婿

(鼓詞)

桂 株

說的是橫貫南北的躍進渠，
渠上千万个英雄創奇迹。
咱不表众多英雄汉，
只說那西庄老汉李振西。
振西老汉人人夸，
千起活来后生也难比。
可就是有一样怪脾气，
看不慣姑娘自己找女婿。
他有个閨女叫瑞菊，
中学毕业回到村里。
可偏偏就自己找了对象，
住在那东庄叫明玉。
两人都是共青团員，
都是农业社里一面旗。
捎書帶信常来往，

工作、开会、赶集、看戏也在一起。

老头知晓这宗事，

吹胡子瞪眼常生气。

听人说他闺女对象是庄稼汉，

他十个心眼里不乐意。

逢人就說他闺女沒出息，

不給他老脸爭口气。

今日說：“嫁上个受苦人有啥好！”

明日讲：“一輩子就会把土圪垃欺。”

父女俩見面別扭多，

話說半句也不投机。

自从跃进渠开了工，

东西两庄协作閘水利。

东庄明玉当队长，

西庄队长是瑞菊。

两个庄挑战夺紅旗，

鼓足干劲要爭第一。

你看那工地长短十几里，

刨的紧来担的急。

担的犹如离山虎，

刨的就象掘土机。

远看好象一条龙，

近看好似逢大集。

各种声音汇一片，

歌声响彻云端里。

第一段工程两庄同时完，

領導上沒法獎紅旗。

緊接着接受新任務，

二段工程要比高低。

這段工程不平常，

要破高崖四丈余。

越是難干劲越大，

振西老漢劲也起。

這一天正在節骨眼，

他對着女兒小聲提：

“妮呀，這次咱定要爭頭名，

給咱庄里留名氣。”

瑞菊听了父親話，

心里不住笑嘻嘻。

連忙悄悄把話傳，

今天晚上要突击。

夜半明月偏了西，

瑞菊領上人馬來開渠。

啊！來到工地吃一驚，

東庄人早已經不聲不响干的急。

早听说東庄隊長領導的好，

一見此情景不虛。

急壞了老漢李振西，

二話不說跳進了渠道里。

他順着崖根刨下去，

恨不得一鏟開成渠。

掄起鏟頭快如飛，

大汗如雨往下滴。
一旁再看东庄的，
和他挨着个小伙真积极。
十冬腊月穿单衣，
肩宽膀粗好样的。
又是刨来又是担，
脸上还总是笑嘻嘻。
别人担一次他跑两回，
土筐堆的满满的。
别人一簸刨五寸，
他一簸下去一尺也有余。
振西老汉看在眼里，
嘴上不说心里暗服气。
这样的后生可少有，
但不知姓甚名誰家住在哪里。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儿，
一辈子心满意也足。
老汉不愿落了后，
急的两手抓脑皮。
拼命朝着崖底刨，
只想一口气赶上去。
转眼刨进了好几尺，
安全生产也全忘記。
只听得卜簌卜簌連声响，
啊！高崖上土块往下掉的急。
一大片崖土裂了縫，

錫下來可真了不的。

眾人一見着了慌，

連喊危險快躲避！

振西老汉猛吃惊，

兩腿發軟提不起。

旁邊那個小伙子着了急，

不顧生死搶上去，

抓住老汉就往外推，

使勁推了個嘴啃泥。

正在這時嘩啦一聲响，

頭上的高崖塌下地。

小伙子一步跑的慢，

一條腿壓在了土堆里。

老汉脫險回頭看，

又惊又急說不盡心中多感激。

人們圍上一大群，

忙把小伙子來扶起。

瑞菊也連忙趕上前，

好悬呀，今夜差点出問題。

老汉哆哆嗦嗦擠到前面，

對着小伙結結巴巴表心意：

“全怪我想吃大饅頭，

恨不得一鏟開成渠。

今天救我全亏你，

鬧出這事真對不起。

瑞菊，快來謝謝人家吧，

要不是人家，我現在早已被压成泥。”

瑞菊把明玉看一眼，

又是欽佩又是感激，

滿怀心意想要講，

一下不知从何說起。

口里只是把爹怨：

“实在不該太性急。”

她一句話儿剛說完，

东庄一个叫大楞的吭了气：

“这个老头你不小心，

好悬把我們队长压土里。

我們队长样样强，

三村五村难挑一。

假若出了什么問題，

你村的队长就不依。”

只說的瑞菊漲紅了臉，

只說的老汉圓瞪两眼摸不着底。

还是瑞菊大方开了口，

叫了声“明玉你受委屈。

这就是我的老爹爹，

快来行个見面礼。

怪我爹为爭第一太冒失，

碰了你腿我心急。”

她轉身再把爹爹叫：

“爹，这就是我自找的对象王明玉。

你不是說庄稼汉不好嗎，

庄稼汉救人不顧自身体！”

老汉听罢女儿話，

恨不的有縫鑽地里。

臉上一陣紅来一陣白，

思前想后怪自己。

他一手拉住明玉手，

一手拉着亲閨女：

“孩呀，俺人老思想太古怪，

好事当成坏事提。

我割了我这旧腦子，

向你們青年来看齐。”

众人听了拍手笑，

都說是两件喜事合了一。

这就是跃进渠上認女婿，

一段故事講完毕。

夜戰老虎嶺

(唱詞)

孫 斌 安

金山銀山山連山，
小麥丰收頂破天，
生產躍進不松勁，
乘上快馬加三鞭。
說的是五星公社突擊隊，
男兵女將一百零三。
自從生產大躍進，
象老虎插翅飛上天；
全體出動苦幹三天整，
八百畝平地復播完。
這一天晚上吃過飯，
他們在俱樂部里把生產談。
說的是今年小麥大丰收，
還要爭取秋田翻一番。
村東有個老虎嶺，

要突击施粪种秋田。

这个說：“明天早晨咱就干！”

那个說：“今天晚上打夜战！”

大伙越說越起劲，

沒留神进来了本村的刘老汉。

刘老汉虽說人老精神在，

还是个火暴性子不服軟。

老汉他听見提起老虎岭，

搶上前去把話談：

“小伙子們別犯愁，

这老虎岭送粪太困难。

老虎岭是八面陡坡九道弯，

一坡一弯成梯田；

碰上雨涝到处是水眼，

挑担子送粪如登天。

天旱庄稼象火烤，

白費辛苦干瞪眼。

既怕涝，又怕旱，

这虎口夺食可不是鬧着玩。

俺老汉今年六十三，

老虎岭上受尽磨难：

磨得俺双手象蚕茧，

磨得俺两肩象烂毡；

磨得俺腰弯象张弓，

磨得俺腿痛麻又痠。

你們是不下黄河不摸底，

事非經過不知難。”

老漢的話兒沒說完，

年青人七嘴八舌嚷得歡，

這個說：“老大爺，你的思想太保守！

隔年的皇曆還往外翻！”

那個說：“我們早抓住老龍王，

高山流水不靠天。”

說得老漢直發楞，

嘴角的胡子悠悠顫。

眼看着又要犯火性，

團支書向前忙阻拦：

“老伯老伯你先請坐，

聽我仔細跟您談。

老伯您當年沒地種，

老虎嶺上受磨難；

一條扁担兩個筐，

單刀怎能破華山？

如今大伙成集體，

泰山也能連根搬。

我們是青年突擊隊，

降龍伏虎也等閒。

那老虎嶺虎頭虎爪早斬斷，

豐產躍進有條件。

現在就展開大激戰，

積糞萬担種秋田。”

團支書提到積糞兩個字，